

冊十一

三國志

蜀

諸葛 諸葛 諸葛 諸葛 隆中 徐庶 崔州平

蜀書五

諸葛亮傳第五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

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

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

有舊往依之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

定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玄卒亮躬耕龍岡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

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

學在襄陽城西二里魏略曰亮在隆中

荆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二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

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丈夫邀遊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為魏略此

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

信古伸字

淮陰王壇數之
中數得天下大勢

以抗諸
堂于堂外
子台異人

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顏頤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已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鵬已翔於遠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

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河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落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眾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時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髦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飛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

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讎白垩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礫之擊鼓以令於市屬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

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荆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處在荆州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向彼一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

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公能盡亮言是以不畱臣松之以為袁孝尼者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萬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肯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住臨蒸

蕭何

名其為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是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

隸校尉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樊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

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

王慨然善沖之言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沖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

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容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

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

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屬廢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

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貶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

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

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

不出於已尋沖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

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

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

吏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

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難曰凡為刺客皆暴

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

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

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

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

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

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

父孫盛曰未救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

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

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

此山子

昭烈

諸葛亮
正儀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

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

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

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

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

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

有若崇棘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之制迹舊基奮贏卒數千推莽強旅四十

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

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

子桓遙逸繼之以篡縱使二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迎驪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誦解

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

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眾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礙者哉

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

馬切常

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

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抵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此不其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素有廢殺之罪自嫌費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欲吾使不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

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

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

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

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

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

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

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

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有傳

志忠純

從也

訓傳

為也

出師表

對觀以

此即定

易勝耳

亮笑縱

使更戰

七縱七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頃覆至此整二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漢書地理志曰瀘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

漢書地理志曰瀘惟

水出牂牁郡句町縣

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寧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迴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旌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曰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

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

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

前與郿戰于街亭謾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郿所破亮拔西縣

千餘家還于漢中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

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

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

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

咎於是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

陽群 馬玉 閻芝 觀 丁之 白壽 劉印 鄧初

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
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
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
業亦不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
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
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
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
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
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
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
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
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
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
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
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
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
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穉歸蹉跌曹丕稱帝凡
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
明所能逆觀也於是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
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攻式亮自

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
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
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勲顯然方今天下
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
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
告議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
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彙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離我必深
便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地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穰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
坐而須者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
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以是而
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
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
駐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
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亮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
運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
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禕戴
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郃宣王曰料前
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
雷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禕等徵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斂兵依
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

是歲
魏明帝
辛卯年
嘉禾三
年
詳言書

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干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鐵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劔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任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寇，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劔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沖言知其乘刺多矣。』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或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

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患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於郭氏塢。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

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益因亮自山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及其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

奇木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日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

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
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
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

陣圖咸得其要云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

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持
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
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
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
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
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二寸五分
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
載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三枚厚
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
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
五分形制如象鞍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寸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
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襄陽記曰亮初山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
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

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
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

此古柳下
子孫
息

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與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
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
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
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且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秋魏鎮西將
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

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
河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

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
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宗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襍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實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

指馬懿
中身自
晉人自
自得不
爾

稱亮
至矣

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
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
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
子城父皆忖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
亞四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
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
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
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
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
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答繇大賢也周
公聖人也考之尚書答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答
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

其文指末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
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
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
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
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
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啓
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已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
亮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
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年二十五建

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
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

兒如使

壯哉忠
不愧乃
考考忠
有之厥
祖

附董
厥
陳祗
樊建
宗預

傷奇厥
建能主
素誠
痛乎
連上

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
 為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
 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善政佳事雖
 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
 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
 竝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
 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
 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眾
 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千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
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
 不改父之志也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
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元年內移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
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
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郡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
京治郡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
 言思慎宜適徒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
 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
龔亦義陽人建字長元延熙二十
 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
 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
 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
 無能匡矯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
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聞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二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
陳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
 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叅軍其秋竝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漢
 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
 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
 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
 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

與文佳
甚

之兵長驅強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援
東西相應首尾如虵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
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
取之圖忠謀譽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
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捷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
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
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躍擊解褐于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于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
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
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舍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
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
何微妙干井齊戮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藏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
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展蒞事民言不
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
下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歎貴有遺格惟子之勤移風來世詠
歌餘典懦夫將厲遺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
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翹翹以髮髯莫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王隱晉書云李興
密之子一名安
初七晚

葛侯千古異人周公以來未有此人也陳

壽之傳稱之亦甚之謂之二照辭則以自身為

蜀書五 晉人立之不... 蜀書五

蜀書六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三國志三十六

關張
傳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
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
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
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

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

城行太守事魏書云以羽領徐州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

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

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

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

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

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
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其死不可背之吾終不
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傳子曰
太祖恐太祖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及羽殺顏
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
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臣松之以為曹公知羽
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五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是曹氏之休美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
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
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
輒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
知此不為福邪臣松之以為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諸耳若為國家惜曹公其言如
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定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孫權遣兵
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為雅言耳

此

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
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
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
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
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
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
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
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
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
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郄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
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將濟以為關羽

真大快
事如其

或然之
今前舉
禱勝矣

洋呂
蒙傳
此但之
遺將高
事具于
潘璋
傳其
部下

忠念
以

嚴顏

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勅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以謝羽許以自往松之以為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精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代精兵於艤艦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故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案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吳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追諡羽曰壯繆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猪嚙其足語子平曰以諸侯禮葬其屍骸

諷誦略 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鄣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沂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

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附心歎曰：此所謂獨

坐窮山放虎自衛也

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士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伴蹤召虎，各宜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闔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綿竹，與鄧艾戰死。」

又小觀
巨可稱
形容

知仲也

不悅也
之後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眾詣長安，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

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

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

於平陽超將龐參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

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略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

于尉後失官因畱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鄯山中斫材木

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

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氏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

之署為軍行事典領部眾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所隴之間

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

承等恐騰為已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

遂結為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眾還攻騰殺騰妻子

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殆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瑒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

拜為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於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

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

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

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從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畱

既統眾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

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

許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

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

之曰馬兒不死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

吾無葬地也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

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

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

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眾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

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

洋洋

地

韋康

成都密書請降

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

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

張魯以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

其小婦弟種畱三輔及超敗種先入漢中正旦種上壽於超超搥胸吐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

逃入氏中轉奔往蜀
是歲建安十九年也
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

首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旬而成都潰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

因為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

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竝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松之按以為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俱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

袁璋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

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叅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

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

正反本暨于氏羌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竝昭是以

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

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没上疏

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

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諡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

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略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雷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閭圃以秋

付魯魯自手殺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

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

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

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

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眾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

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

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

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

五
韓玄

忠
事
又

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

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諡剛侯子叙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

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吏

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

倒縣之厄鄱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

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肯德也先主就

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林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

先主至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

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先

主入蜀雲留荆州雲別傳曰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

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

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

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

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雷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入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

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

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

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雲

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

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

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今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

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千騎輕行出

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眾至勢偏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公

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

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

戒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

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孫權襲荆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

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

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建興元

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

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眾當之亮令雲與

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然斂眾固守

不至大敗軍退貶為鎮軍將軍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

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

子此乃洋
列諸傳道
陳祗見
昔之傳

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便分賜將士雲曰軍
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
七年卒追諡順平
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亮功德益世蔣琬費禕荷
國之重亦見諡陳祗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諡
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諡時論以為榮雲別傳載
後主詔曰
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沖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諡所以叙元勳也外議雲宜
諡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
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
殞身謹按諡法秉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諡雲曰順平侯
雲子統嗣
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麴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
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
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
趙雲強摯壯猛竝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蜀書六

蜀書七

龐統法正傳第七

三國志三十七

司馬微

龍德多水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微清雅有
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微微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
夜微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
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
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
德公值其渡河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稷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
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
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
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
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郡
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
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
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
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

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尤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

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謂全琮曰卿好施募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衰更不

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

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

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

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

器之以為治中從事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

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始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

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統說備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霸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

人利耳備遂行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

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

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

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

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

各杖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

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

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

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

此元之在
為之去手
不換之也

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
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
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
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
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
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習鑿齒曰夫霸
以為本枝信順以為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冷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
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宜知其君之必悟故眾中匡
其失而不修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理
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畢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
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臣松之以為謀襲劉璋計
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
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
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為流宕也進圍雒縣統率

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
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
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卒於涪
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
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曰林婦同郡習禎妹禎事在楊戲輔臣
贊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
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
帝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節義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三輔決錄注曰真字高
學無常師各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
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使使之直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且使觀朝吏會
會者數百人真於牕中聞其與父語畢問真執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
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
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飢荒正
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
不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
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
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

而往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沂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為州從事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戕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

右不明本末必竝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戕敬顧念宿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強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眾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

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
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
德陽三道竝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
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
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
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
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亾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
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
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
竝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竝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亾之勢
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
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

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
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詎異不爲明將軍盡死
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
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
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
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亾在迫故不誅靖璋旣稽服先主以此薄
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
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
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
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爲邦之要道封墓式闕先王
之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邈高義冠世然後可以延
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
論識則始爲豐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
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臣松之以爲郭隗非賢猶以權
計蒙寵况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

用危時

孫夫人

哀猶內也

乎法正以靖方隅未為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間為難何其透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翕至於友
于不穆失由于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
擢賢俊受其策爵者然皆是文休為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
中丞不為超越以此為貶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擢棄於世矣

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
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
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
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
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
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
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
言如此孫盛曰夫威福自下公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
肆幸而籍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
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
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
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畱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

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
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
以傾覆寇敵尊獎玉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
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
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
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
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
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其由唇齒也劉主
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
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
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耻恨之餘辭非測實之常言也
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諡曰
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
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

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孝直能制主上以諸葛亮之友不能耶

自必以親人形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儼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出而之五之而蜀實始終于此二人故曰傳

蜀書七

魏書卷之四十四

三國志三十七

蜀書八

三國志三十八

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潁川

此大事故詳

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

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陳畱孔伷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畱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

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入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毖令出於外斬之靖從

許貢
即為孫
其意結
老身堅
傳

張翔

禮師
鄧子孝
兗孝真
徐乞吳

兄陳相瑒又與佃合規靖懼誅奔佃蜀記曰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義寤念古人當難詭常

權以濟其道佃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

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里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

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

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

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

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

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

之耳鉅鹿張翔萬機論云翔字元鳳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

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鴛怯偷生自竄蠻貊

成闕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

於袁術方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

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

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

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飢殍荐臻

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惠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

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

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盜起州府傾覆道路

阻絕元賢被害老弱竝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

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

害及病亾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松之以

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識見安危去就得所也許靖驕客會稽閩之士孫策之來於靖何為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塗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張懼卒顛仆永為亾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

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

張津

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
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
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
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
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
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為交州刺史見吳志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
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
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
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
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
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今日足下扶危持
傾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

宋仲子

王商

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
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
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
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可
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
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
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勲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
重為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
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
子於荆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侷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
下當以為指南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問著于州里劉璋辟為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
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

見秦家傳

全用古書成句

讀通兩載

寫尊親

有巨識

必以其文

多也

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將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荆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叙致殷勤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玉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

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敦為東海王靖聞之曰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

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

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

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天沒

欽子游景耀中為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

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大臣咸與靖

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

魏略王朗與文休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

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

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

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遭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

也往者隨軍到荆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

而不愷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飢渴誠無已也自天

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

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

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為睽非武皇帝之

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

名馬貂鬣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濶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

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

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

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

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

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

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綬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

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噓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

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

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瞻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

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

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矚德於

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容主兼不

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勳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

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

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

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搜神記曰竺嘗從洛

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

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

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嬴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竺弟芳

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

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

而私好攜貳叛逆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

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鄭玄傳云玄薦乾於州後乾被辟命玄所舉也

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糜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

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糜竺與

簡雍同等頃之卒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

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先主人益州劉

糜竺
見楊儀
戲資注
又見吳志
漢書傳

見孔次糜
竺與簡雍
同等下即
簡雍字
與糜竺
孫乾同

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
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生
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
枕卧語無所為屈時天早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
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
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
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為簡遂隨
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
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
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
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

任安

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
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勅廣漢縣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
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
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
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眾論不齊
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
已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
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
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
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
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

或曰雍本姓耿
幽州人語諸耿

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探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為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曰：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卜和銜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

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

定之本
非賢之
以其身
同大聖
故賢
邪

博識為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巖平
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
之術殺人自生亾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
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
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
而棄朝事臣松之案書傳曾定公無善可稱必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
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
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
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
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接輿行且歌
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

古朴
王晉

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
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
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已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
已矣何以文為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
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
曰仲父宓稱疾卧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素王普厨膳即宓第
宴談宓卧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
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
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
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
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
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
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為東井
終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左

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
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勝靈而興作

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

紐今之汶山郡是也

帝王世紀曰蘇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已上山行見流星貫鼎
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地胸折而生禹於石紐 譙周蜀本紀曰

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剡兒坪見世帝紀

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

海為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

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蜀記曰三皇乘

祗車出谷口未詳宓所由知為斜谷也

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

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

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

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

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眾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

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

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

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

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

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

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

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

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

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

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

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

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

萬機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賤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

善人也糜竺一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

舟之蓋

善人也

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初八日

此卷傳又自為一格與它傳別異

蜀書八

蜀川屯鳳閣
氏書同南中

三國志三十八

蜀書九

三國志三十九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

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音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貴時俗奢

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

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強

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

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

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

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

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

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

斷句

徐州平
見葛
房傳
胡濟
和子先列
有傳

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委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蓋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

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也少知名

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許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負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推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焉虛何以堪之 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木

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

北詣曹公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

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

會先主略有二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

交趾

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遊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

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

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趾更姓爲張與交趾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爲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

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

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

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

兵子中堂
少英雄是
以矣

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建安

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

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

公事不言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為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

作也章武二年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

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編

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

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

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與

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

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

聲竝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

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

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

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

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

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

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

拜良子秉為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

縣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

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

附
後

然以謬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謬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

良規謬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且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文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不已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

謬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

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謬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

謬年三十九

襄陽記曰謬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謬猶子謬視明公猶父願深為殫鯨與禹

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終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聞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驚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謬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謬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誠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隨先主

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汶山太守轉在犍為

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

為衛尉賀權踐祚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

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

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

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

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

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

人睦焉即日張旂誥眾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

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

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苑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為界震還

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

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徒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

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參軍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

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

董恢

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

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書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

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

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

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

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

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

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

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

以道信中郭制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揚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胎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方今掃除強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

四相
皆法
以祇

載後至
其失

媚影二句
其失

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相府屬出外則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

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

祇代允為侍中與黃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祇死後皓從黃門

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

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祇字奉

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

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

又卒祇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祇

上常率眾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閣豎深見信愛權重

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統職一紀柔

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

有令問則亾加美諡諡曰忠侯賜丁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為黃

門侍郎自祇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為自輕由祇媚茲

皓構閒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之以為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

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
驛角之美而亦如秦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
以位不相
過故也

呂又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

不得還又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

之利後校尉王連請又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

又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

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

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徒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

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眾多又亮卒之後

士伍亾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又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

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
畱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
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
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
恪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
皆與又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又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
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
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蜀書九

蜀書九卷

三國志三十九

蜀書十

三國志四十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
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
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
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
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
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
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
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
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
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

孟達

蒯祺

申耽

申儀

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

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

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于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麟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于五湖答犯謝罪逡巡于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于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季見疑于親子胥至忠見誅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于君子願君王勉之也魏文帝善達之姿才

雄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

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

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

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

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季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

後主小字阿斗

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于

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讐况非親親乎故

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

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

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

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

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

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

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

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于

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

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若微子去殷智果

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霄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

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

為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聚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為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惑心于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

彭羨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于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于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縣竹秦交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于

仁義之途恬淡于浩然之或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茂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謹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于王府飛聲于來世不亦美哉兼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兼爲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兼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兼非故人又適有賓客兼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兼坐兼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兼遂竝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爲奇數令兼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兼爲治中從事兼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兼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兼心大志廣難可係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兼行事意以稍疎左遷兼爲江陽太守兼

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兼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

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竝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

望乎兼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楊雄方言曰滅鯁乾都者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

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兼罵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

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兼言大驚默然不答兼退具表兼

辭于是收兼付有司兼于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于諸侯

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

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存直自銜驚

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于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

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

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

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予之厚誰復過此臣松之以爲分子之厚者兼言

劉主分兒子厚惠施之于已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素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吻咽喉愚夫不為也沉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與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悅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情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素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此時即
以伊呂
目之矣

音理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年未三十

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

李邵

向朗有傳
文恭

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培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命詭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郡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眾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吃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群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于卿者正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快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有廖立狂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袵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為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為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為護軍拒先主于縣竹嚴率眾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于郫音淒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嵩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起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為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

陳到 是福 義發

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
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
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土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
方龍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北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
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
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
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
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孤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
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
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
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
首謝罪負于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
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

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已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
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
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
日都委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
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
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
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
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奸挾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
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孤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
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苟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
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表繼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
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
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
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
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繼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
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麴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
杜祺行參軍綏成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
綏符策削其爵土
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
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

委君子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紕亦乃克復思道則
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
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炎惟心從事十二年平聞亮卒
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發病死平常其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

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
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
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
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于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至朱提太守

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誅提音如北方人名士曰提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

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

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

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譏議而已車服

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

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

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

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

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

則靡寄顏于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恍惚十二年正

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

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搗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

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搗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

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

軍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眾論以為必在

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

延功亦不
小高竟以
及味增哉

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群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
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
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眾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
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
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
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
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
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魏略曰夏
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于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
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
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史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
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
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
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

占夢趙
直
往幸有
用拆字
占人
休咎者
邪吉已者

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許延曰
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
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
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
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
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
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
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
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
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
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
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延亦大言
切何至哉
族此儀之所
以名其死也
此史家
自註
解

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棧山
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
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
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
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于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
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
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
同異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
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
今延攝行已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
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與眾北附遂率其眾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 臣松之以
為此蓋敵國傳聞之
言不得與本傳爭奪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荊州刺史傅群主簿背群而詣
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

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為漢中王
拔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
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
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
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于儀亮深惜儀之才幹
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
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
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
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
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
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官先琬
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于五內時人畏其言

語不節莫敢從也為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
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
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為民
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
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
召諸公碎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此傳何也曰蜀本不人終者合下傳其

稱美天葛侯云至矣

蜀書十

西川七鳳堂
氏雷定南中

三國志四十

